

[佛學論文集] 禪詩賞析(四)

Original 李潤生教授 演揚妙法 11/7

收录于话题

#佛學論文集

19个 >

• 禪詩賞析(一) •

中國禪詩之中，最得西方及日本學者所激賞，引致他們作翻譯、作系統性的研究，而對彼等的思想行為產生直接的影響者，厥為寒山子的詩作，簡稱「寒山詩」。今選其二首以為賞析。

(一)寒山其人 (鏈接)

(二)寒山禪境 (鏈接)

(三)寒山心路 (鏈接)

禪詩賞析 (二)

禪悟詩中，我最喜愛志勤禪師的「桃華悟道詩」。除此在我的心中能得一席位的，則莫如希運的「塵勞迴脫」的那首禪悟詩了。詩云：

塵勞迴脫事非常，緊把繩頭做一場。
不是一番寒徹骨，爭得梅花撲鼻香。



由唐代裴休所集的《黃檗希運禪師傳心法要》有這樣的記錄：「有大禪師號希運，住洪州高安縣黃檗山鷲峰下，乃曹溪六祖(惠能)之嫡孫，百丈(懷海禪師)之子，西堂(智藏禪師)之姪。」

獨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印，唯傳一心，更無別法。心體亦空，萬緣俱寂，如大日輪升於虛空中，照耀靜無纖埃。證之者，無新舊，無淺深；說之者，不立義解，不立宗主，不開戶牖，直下便是，動念則乖，然後為本佛。故其言簡，其理直，其道峻，其行孤。

四方學徒，望山而趨，睹相而悟，往來海眾，常千餘人。」依南禪宗的傳承，六祖惠能的禪法分兩大支派相傳。一者是青原行思，一者是南嶽懷讓。懷讓傳之於馬祖道一，馬祖傳懷海百丈，百丈傳黃檗希運。希運傳臨濟義玄，遂立「五家宗風」的臨濟宗。

希運生於何年，不能考究，但贊寧《宋高僧傳》則說：「釋希運(福建)閩人也。年及就傅，鄉校推其慧利。乃割愛、投高安黃檗山寺出家。……以(唐·宣宗)大中中，終於所住寺。」(《大正藏》卷五十、頁八四二)。今人考為公元八五〇年。



本詩是一首不甚協律的近語七言絕詩。前聯平仄非常諧協，前後二聯平仄亦能相粘；但後聯以「仄仄仄平平仄仄」對「平仄平平仄仄平」則二、四字都不相協。不過四句中平起平收，第一、二、四句叶「七陽」韻，則又極為準確，所以今仍把它作七言絕句看待。況且，本詩以絕佳內容取勝，而不在格律形式，因比讀者千萬不可以後聯有兩字平仄相拗而對本詩加以忽視。

前聯「塵勞迴脫事非常，緊把繩頭做一場」，通過「借喻」的修辭手法，刻意地把禪修的精進不懈情況刻劃出來，以為第三句「一番寒徹骨」作注腳。所言「塵勞迴脫」者，意指「擺脫一切煩惱」的纏縛。《楞伽經》卷一有言：「(如來藏於)陰、界、入(中，為)垢衣所纏，(為)貪欲、(瞋)恚、(愚)癡(之)不實妄想塵勞所汚，(似不清淨)。」由此可見希運此詩所言「塵勞迴脫」是指從貪、瞋、癡等一切煩惱妄想解脫出來。

此等去妄斷惑的勤行精進之功夫並非尋常。雖然非比尋常，但斷惑究非自性實事；若彼妄想與煩惱是恆常不變的自性有者，則不可轉變，不可降伏，如是一妄則永遠是妄，一惑則永久是惑，悟道去妄便永無可能。

今妄想、煩惱既非實有，則禪修努力亦實如幻如化，亦猶如「緊把繩頭」，「做一場」木偶戲劇而已。禪家所謂「但看棚頭弄傀儡，抽牽全藉裡頭人」即是此意。「裡頭人」者，實即是「如來藏」自性的作用罷了。

因此在《指月錄》(卷十)中，黃檗希運有言：「終日喫飯，未曾咬著一粒米；終日行，未曾踏著一片地。與麼時，無人、我等相，終日不離一切事，不被諸境(所)惑，方名自在人。」因此禪修去妄，雖然「塵勞迴脫事非常」，但當「不被諸境(所)惑」之時，回頭反省過往禪修諸行，亦不過有如「緊把繩頭做一場」好了。



後聯「不是一番寒徹骨，爭得梅花撲鼻香」，正是全詩劃龍睛最精采處。「爭得」是「怎得」的意思。前後二聯構成一種因果關係。前聯「塵勞迴脫事非常，緊把繩頭做一場」的禪修功夫為因，後聯「不是一番寒徹骨，爭得梅花撲鼻香」的頓時禪悟為果。亦即以「梅香撲鼻」的禪悟，

回應「做一場」、「迴脫塵勞」的禪修；以「一番寒徹骨」的苦行精進，回應「緊把繩頭」的「非常」努力。

若就「不是一番寒徹骨，爭得梅花撲鼻香」的本聯內部分析，從前後句的內容考察，則「一番寒徹骨」的苦修為因，獲得「梅花撲鼻香」的禪悟為果，前後亦涵蘊著因果關係。若從後句的語言結構考察，則「爭得梅花撲鼻香」在表層是一疑問語句，但那只是一種「反問形式」的修辭方式的表達手法，轉到深層涵義來理解，其實它是「不得梅花撲鼻香」的意思。如是前後兩單句合成一「條件式複合語句」，可以讀作「(若)不是(經過)一番寒徹骨(般的非比尋常的苦修，則)不得梅花撲鼻香(這樣非比尋常的禪悟)」。

所以從自述而言，作者所得「梅花撲鼻香」的禪悟，是從自己「一番寒徹骨」的苦修實踐得來的。若從勉勵後學勤行精進，不畏困難、不畏克苦而言，則後聯可作邏輯等值演繹，而成為「若要獲致『梅花撲鼻香』般的禪悟，則必須經過『一番寒徹骨』般的苦修」這個條件式複合語句，以發揮鼓勵與激發後學仁人君子的奮發上進的效用。

刻劃禪修苦行的「一番寒徹骨」語句，是一象徵式的渲染修辭手法，究竟在具體的修行實踐中如何進行？吳經熊所著《禪學的黃金時代》作了這樣一段的闡述：

「若是個大丈夫漢，看個公案，僧問趙州(從稔禪師)：『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』(趙州(禪師)云：『無。』(所以禪修者)但去二六時中看個『無』字。晝參夜參。行、住、坐、臥，著衣吃飯處、阿屎放尿處，心心相顧，猛著精彩，守個『無』字，日久月深，(能參之心與所參之境)打成一片。」(見該書頁九七)

這就是「一番寒徹骨」的苦修參禪(參話頭)的具體內容的一個實例。至於「梅花撲鼻香」的具體內容，則可有這樣的描述：

「(如是能參的心識，與所參境界既已打成一片，到達物我兩忘的無有妄想分別的時候)，忽然心花頓發，悟佛祖之機，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(所)瞞，便會(像獅子)開大口(般的醒悟)，(那時甚麼)達摩西來、無風起浪、世尊拈花(都成)一場敗缺。到這裏說甚麼閻羅老子，千聖尚不奈爾何。不信道直(真)有遮般(這般)奇特。為甚如此，事怕有心人。」(同見前注)

「有心人」不怕艱苦，所以能經得起「一番寒徹骨」的鍛煉與考驗，使禪修者終於能夠達到「梅花撲鼻香」的禪悟境界。

禪悟的至高境界是「頓發」的，是與「佛祖」心心相印的，是「自知不隨他」而「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(所)瞞」的，是像獅子「開大口」這樣醒悟的，是不起「達摩西來」、「世尊拈花，(迦葉微笑)」等分別的；唯是單刀直入，契證本自具足、本自清淨的「如來藏」自性。

這境界無名無相，本不可說，今就悟他的目的，姑且以「梅花撲鼻香」一語加以形像化起來，因而構成了「不是一番寒徹骨，爭得梅花撲鼻香」的千古名作。

未完待續

作者簡介

作者李潤生，原籍廣東中山，先後畢業於香港葛量洪師範學院、珠海書院及新亞研究所。師事新儒學家唐君毅先生及佛學家羅時憲先生。曾任教於香港羅富國教育學院、葛量洪教育學院、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、香港能仁研究所、新亞研究所等。

退休後潛心於佛學撰作，餘暇於各地講授佛學，曾為志蓮淨苑夜學院、香港僧伽佛學院、香港大學佛學中心等，分別講授禪學、中觀、唯識、因明的著作。

專著有《因明入正理論導讀》、《正理滴論解義》、《中論導讀》、《中論析義》、《百論析義》、《十二門論析義》、《唯識二十論導讀》、《唯識三十頌導讀》、《佛家輪迴理論》、《佛學論文集》、《成唯識論述記解讀》之《破執篇》、《賴耶篇》及《末那篇》等，此外，思想人物方面有《僧肇》，佛學小品方面有《山齋絮語》等書面世，對佛教思想、教育、文藝都有其貢獻。